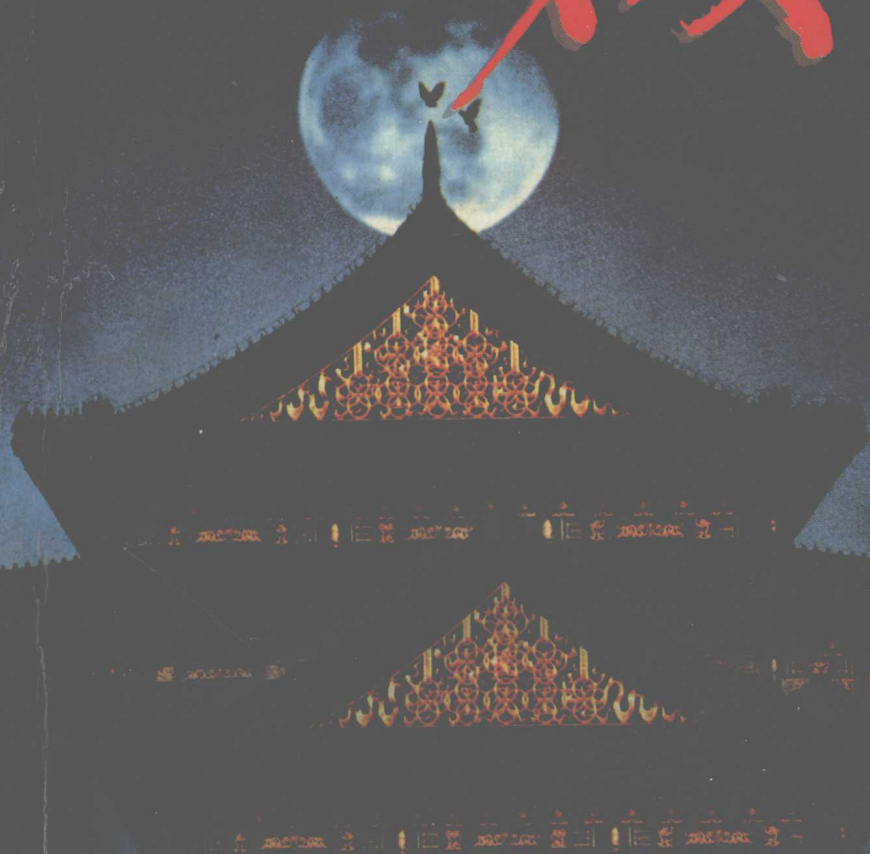


黑色浪漫系列长篇小说

● 哲夫／著

《弑母》  
三部曲之一

# 天欲



# 弑母(三部曲)

(第一部)

## 天 欲

哲夫 著

海 天 出 版 社

中國·深圳

一九九五年六月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张良杰

装帧设计 李法明

**弑母(三部曲)**

**天欲(第一部)**

哲夫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陕西省印刷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mm×1168mm 开本 32 印张 14 字数 300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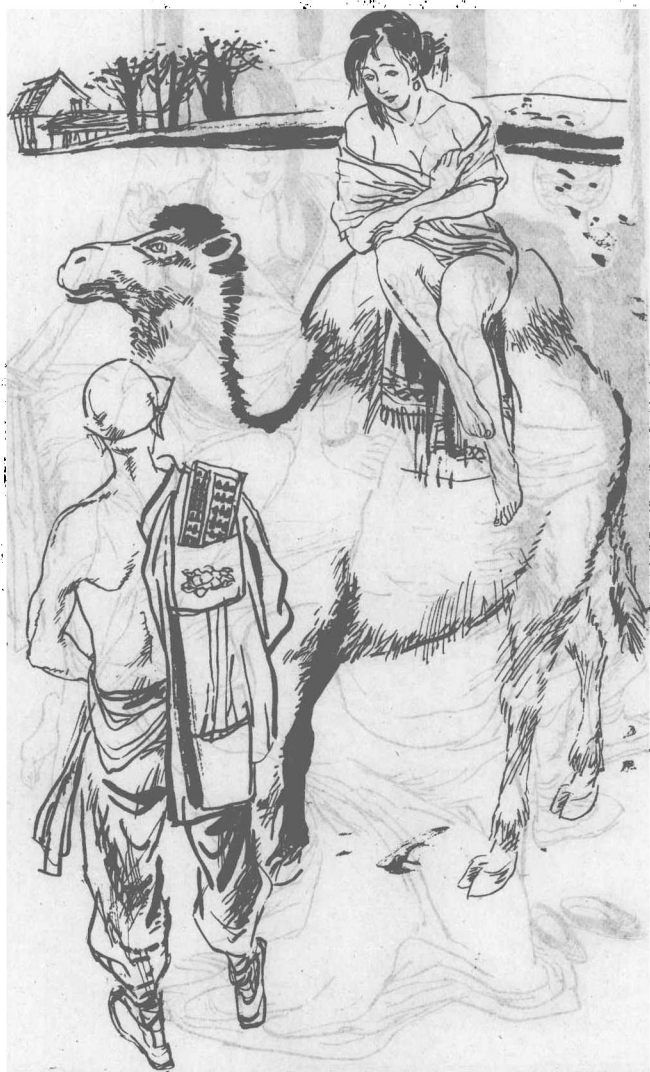
印数:1—30000

ISBN 7-80615-179-6

I·37 定价:15.80 元



狗子，你又来了，上回姑奶奶差点没让你操死，不要命的，一黑夜闹了你姑奶奶八次，连一点觉也不让你姑姑睡，姑奶奶我还想多活几天哩，这生意我不做了。狗子便傻笑，央告说：“俺那回是头一次闹女人，憋得很啦，又心疼钱怕闹得少了吃亏，过后俺两天起不了炕……嘿嘿，这回俺款款闹你，你甭怕甭怕！”



他一娶我乘着鲜嫩劲，没明没夜的闹，说起来他真是个厉害的男人，刚开始的时候，一到没人处，他连裤子也不让我穿，就让我光着腚骑在骆驼背上，好由他随时随地的闹我。



今儿老子要日的你哭爹叫妈！说完就畜牲一样扑上来，又咬又拧，生茬茬的就把他的东西往里戳，他天生就长的大，戳的我差点疼死过去，可是我怕他打，还得装样子敷衍直哼哼。他咬牙切齿的说老子今个要日死你，日死你！我说你今个日不死我，明个你日死我也行哩，反正我是你的，心里愿意让你日死我！他折腾了我一黑夜，什么花花点子都使出来了，折腾的我屁吱吱的，乏困的实在不行，天明时耐不住就睡着了……



泼女子出了门，一晃眼就没了影。我四下里瞅一瞅，就猜她进了村头的小庙。我挨过去，就听得里头有人吃吃的调笑哩！我趴在窗头一看，就见大亮亮有月光里，那个货郎子正抱住泼女子，脱我泼女子的裤子，泼女子也不管，就由货郎子脱……

# 自序之一

哲夫

《天欲》是《弑母》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开山之作。

这部“猎”字黑色浪漫生态系列长篇从一九八九年构思到本书截稿，惨淡经营，已有近八年时间。

《弑母》三部曲写的最早却完成的最晚。

《弑母》三部曲如同一个生育能力很强的母体，在其自身成长的过程中，不光分娩出了《黑雪》《毒吻》，还由此脱颖而出出了《天猎》和《地猎》。

原本《黑雪》和《毒吻》完稿之后无论如何也该回头补写完《弑母》，可是没有料想写作中途，好像被鬼捉住一样，竟然又放下《弑母》，先写起后边的《天猎》和《地猎》。

结果《天猎》和《地猎》先后完稿并出版，本该接着写最后一部《人猎》，可是又像被鬼捉住一样，由不得自己，只将《人猎》写了十余万字，就毫无商量余地的被迫放下来，返回头补写中途辍笔的《弑母》。

所以《弑母》比前几部书写的都苦，霜染了双鬓，熬了近十几个月的日日夜夜，可谓惨淡经营。完稿时字数已近九十余万字，分为《天欲》《地欲》《人欲》三部，由一座城市，三个故事，几条线索，纠合了众多人物，完成了一个主题。

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一些过去时和现在时的红男



绿女，在相同的自然的背景下，持有各自的或平淡无奇或惊世骇俗的善恶观，人物性格迥异，故事曲折离奇，环环相扣，是人性、人情、人欲的一次大展览和大暴露。

现代繁荣在人类生命的交替和延续下一点一点铸造起来，自然却在悄悄的隐退——森林以可怕的速度消失，淡水以惊人的速度减少，物产被无度的挥霍，水土在不断的流失——自然的繁荣被现代文明所取代，种种可怕的天象如酸雨如黑风如黑雪如有毒的人类，纷纷出现……这些故事像庄稼一样一季一季的生长着，在挥洒人情，铺张人性，渲泻人欲的同时，成熟着每一个原始的生命，完成着不同的历史使命，编织着男人和女人的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还通过一个日本女人的特殊的遭遇，对战争这个怪物从非同寻常的视点和角度做了惊心动魄的描写和血泪的控诉，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对战争这种人类的极端行为做了深层的谴责和揭露，也算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一种纪念吧！

笔者尽量以新锐的视点，多维的创作手法，跌宕有致的文笔，错综复杂的人物造型，一波三折的情节描写，借助黄土地上祖婆婆和子孙们真实的生活故事，以大命题大手笔极尽濡染勾勒之能事，力图客观的再现过去，留住现在，予演未来，寻找人类生存的最终的归宿和未来可能的答案。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六日

## 《天欲》故事梗概

石虎生动地记起了那一夜，屋里只有他和玉儿，一个三岁公牛一样健壮的男人和一个两岁母牛一样驯顺而美丽的女人……象是在绿草如茵的草原上，平和的风拂碎了一轮太阳，太阳的碎块金子一样散落在草地上，被拖着乳房的母牛和戴了角冠的公牛象啃青草一样啃干净，吃进肚子里，于是便兴妖作怪，使母牛发了颠，使公牛发了狂，一颠一狂，便会在来年产下一胎颠狂来……我，我不知道……你象个疯子……你把人家弄疼了……玉儿光着圆润的肩膀，象个小姑娘也似抽抽嗒嗒地哭着，肩膀头一耸一耸，抵住石虎的胸口。石虎绝望地，沙哑地叫喊着，但风暴潮过后的沙滩上，留下的却是义务和道德的贝壳，等待着石虎的是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石虎将会如何生活下去呢？……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在那样一个冬季。暮色降临时，山间扭曲的驿道上，远远传来了叮当叮当的牛铃声和吱嘎吱嘎枯涩的车轴声。牛车上挤着一堆穿戴古怪的女人，裹在肮脏的棉被里，神情木然，面容憔悴，瑟缩的拱着肩胛骨发抖。几个黑脸汉子穿白茬子皮袄，戴护耳毡帽，斜背着几条破枪，神气十足地坐在车辕上，不时哼着下流的小调。牛车上一个鼻子塌陷的丑女人，脸皮上布满冻裂的深深的血口子，胸前却像奶山羊一样吊着两个丰满的太奶，一路上镶金牙的黑汉不时伸手去摸女人的奶，一边和其余的人说：妈的，可惜了这两个太奶了，要不然……嘻嘻……安上一锅……丑女人任那黑汉子捏弄奶子，一声儿也不吭，

黑汉下力气捏弄，想是捏弄的痛了，丑女人便咬牙，咬出两楞牙肉。丑女人用一块肮脏的毡子裹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只从毡子间露出一张肮脏的小脸，眼里充满了惊恐和畏惧……这一车女人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将会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可怕命运呢？

……

在天蓝色的背景上，那位姑娘象真人一样伫立在画布上，似乎不是画上去而是走上去的，我甚至想伸手去触摸一下姑娘软缎一样光滑的肌肤，我似乎听见姑娘微微的喘息声，看见姑娘丰满的胸脯因喘息而起伏。我揣度着姑娘脸上的神情，心里开始产生一丝不安的感觉。“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我姐姐！”宁伟轻声说。我突然觉得眼前发黑，宁伟的神情诡秘而又暧昧。这时门开了，一阵风吹进来，宁可幽灵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脸色苍白，神情张惶，目光凄迷，又羞又窘，象个做错了事当场被捉住的手足无措的小孩子……我何以会紧张？宁伟何以神情诡秘而又暧昧？宁可何以会又羞又窘？这里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见不得人的凄艳悱恻的故事呢？……

集人类邪恶、自私、贪婪、淫荡之大成的祖婆婆，已活了有多大年令？没有人确切的知道。人们只知道祖婆婆历经三个朝代，嫁过九个男人，先是卖给一个拉骆驼的汉子，这个汉子以非人的方式天天奸污着年仅十五岁的祖婆婆，后因赌钱破产将祖婆婆卖给一个做生意的男人做小老婆，大婆子不容她，日日以同性的方式对她施以性虐待，她不堪忍受，与一个筛粉师付勾搭成奸，始而私通，继而私奔，最终筛粉匠始乱终弃，撇下她与一个金牙女私奔并不慎杀人，被捕住杀了头。祖婆婆又嫁了一个铁匠，铁匠病死后又嫁了一个做棺材的木匠，木匠被以汉奸罪镇压，又嫁给一个镶金牙的，镶金牙的被狼吃掉，再嫁了一个神汉，神汉疯张而死，祖婆婆又嫁了一个农民……

——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背景下，一位弑父弑母的孩子悄悄的出生了……你想知道这个孩子是如何弑父弑母的吗？你想知道祖婆婆究竟有过多少个这样的儿女？这些儿女又上演过一些什么离奇曲折的故事吗？请读《弑母》三部曲之一《天欲》！

# 天 欲

天空是地球唯一的爱巢——你正  
在这个爱巢里残忍的奸杀着的绝非  
一个简单明了的女人,而是一个错综  
复杂的母亲!

——题 记

---

## **第一章 天空是地球唯一的爱巢。**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和女人邂逅并相爱，一座爱巢便因此而诞生了。**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A: 路上来了一车人

路上来了一车人，恰似产道中胎儿露了头，有一个什么样的开头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以后，是树种就能长成一株大树。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在那样一个冬季。

暮色降临时，山间扭曲的驿道上，远远传来了叮当叮当的牛铃声和吱嘎吱嘎枯涩的车轴声。

冰冻的黄土驿道黑糊糊的布满车辙和蹄印，积雪肮脏而浮泛，被车辙辗实又被牛坚硬的角质蹄子一块一块地翻起，露出一星一星黄色的泥土。

从路的尽头，两辆花轱辘的牛车沉重地喘息着，轧轧地滚将来。拖车的黄牛肥厚的鼻孔喷着白气，霜花挂满了嘴角的茸毛，深深地低垂了长角的头颅，四蹄发力，脊梁变成弓形，迟缓滞重地拖了重载，慢吞吞地走着，空旷寂静的雪野响彻了令人心碎的车轴吱扭扭的呻吟，连群山也为之掩耳。

牛车上挤着一堆穿戴古怪的女人，裹在肮脏的棉被里，神情木然，面容憔悴，瑟缩的拱着肩胛骨打抖。几个黑脸汉子穿白茬子皮袄，戴护耳毡帽，斜背着几条破枪，神气十足地坐在车辕上，不时哼着点下流的小调：

想起那小妹妹，  
忍不住涎水水流，  
白生生的腿子里一汪汪油  
香死我胯子里的小毛猴……



牛车上一个鼻子塌陷的丑女人，脸皮上布满冻裂得深深的血口子，眼角的皱纹象因干旱龟裂的河床，人很瘦，胸前却像奶山羊一样吊着两个丰满的大奶，一路上镶金牙的黑汉不时伸手去摸女人的奶，一边和其余的人说：妈的，可惜了这两个大奶了，要不然……嘻嘻……安上一锅……”

丑女人任那黑汉子捏弄奶子，一声儿也不吭，黑汉下力气捏弄，想是捏弄的疼了，丑女人便咬牙，咬出两楞牙肉。

“你老捏人家干啥哩？”一个矮子笑说，“想操就板翻了操，过这干瘾干啥哩？”

“便宜了你了，女人！”黑汉丢开手，金牙一闪一闪的冲那矮子说，“你要敢操，我输你一块钱！”

“我不！”矮子说，“我可不想弄一身脏病！”

黑汉子擤一个鼻子，说：“图一时痛快，种下一世的害却也真是不值哩！”

丑女人这时面上便有两眼泪顺颊流下，在灰尘满面的脸上冲出两痕雪白，显得很是诱人。

“这女人细皮嫩肉的，鼻子没烂时一定是好人才，不知好活了那些日本人？”黑汉闪着金牙说。

丑女人用一块肮脏的毡子裹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只从毡子间露出一张肮脏的小脸，眼里充满了惊恐和畏惧。

赶牛车的是一个戴狗皮帽子的老汉，用一根粗粗的红柳鞭杆，不住捅牛屁股，鞭杆触在老牛瘦骨嶙峋的脊梁和胯骨上，发出嘎嘎的击石头的声响，老牛甩尾巴，仍然不紧不慢地走。

“我说，车倌，能不能快些！”

镶金牙的黑汉子不耐烦地催促赶车的老汉，白茬子皮袄里十字披红挂着两杆盒子炮，敞开怀，威胁地让车把式看。

车把式就跳下车辕，取一个黑乎乎的油瓶子，用红柳鞭杆沾